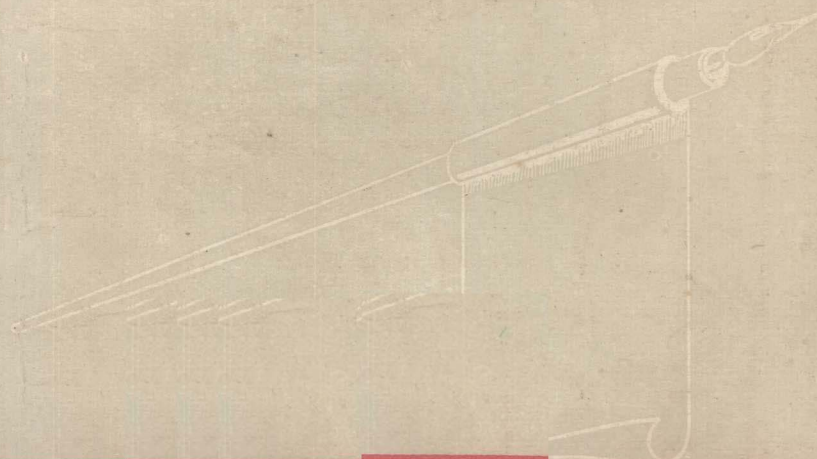


語文學習叢書

話講法語

慧先著



上海書文出版社印行

語文學習叢書

語法講話

慧先著

上海 萬文出版社 印行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三年一月三版

語文學習叢書
語法講話

著者 慈 先

出版者 勇父出版社

上海山東中路164號

電話：95838 電報掛號：21644

印刷者 洽豐印刷所

上海大通路546弄31號

電話：66403

實價三千五百元 8001—13000

“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爲語言
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

——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人民日報”社論

序

“語言既是交際的工具，同時也就是社會鬥爭和發展的工具。”
“語言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是語言的基礎，是語言特點的本質。”
（見斯大林：“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

“不論人底頭腦中會產生什麼樣的思想，它只有在語言的材料底基礎上、在語言的術語和詞句底基礎上才能產生和存在。”（見斯大林：“論語言學底幾個問題”。）

語法是什麼呢？在祖國的語文，是“用詞造句”的方法。

毛主席指示我們：“人民的語言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特別是人民的語言要用功學習，人民語言中，又特別是工農兵羣衆的語言要用功學習。”（見“反對黨八股”。）

“人民，是語言的創造者和使用者”，語文工作人員對於文盲，只是怎樣使他們迅速地、鞏固地得到“文字”的工具，怎樣使他們把自己的“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話用文字寫出來。語文工作人員，要用功學習人民——尤其是工農兵羣衆的語言，才能好好地爲工農兵學習識字和寫話的工作服務。

語法是“用詞造句”的方法，那末，我們應該努力學習工農兵羣衆的語言，廣泛地搜集他們的“用詞造句”的方法，“抽象”出一些規則來。這是語文工作人員的任務。這是重大的任務；我們的工作，才只開步走。

祖國的語文是偉大的。過去的人民及善於使用語言的巨匠，他們都精研字眼的用法及造句的方法的。現在的人民，尤其是工農兵羣衆及善於使用語言的巨匠，他們也精研字眼的用法及造句的方法的。這是光榮的傳統！“毛澤東選集”，正是漢族語文無上的光榮！

這裏，有一段插話。自從海盜的鴉片戰爭之後，英美這些資本主義乃至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者，製造了“美英語法式的漢語語法”，作爲深入侵略的工具；馬建忠（“馬氏文通”的作者）、章士釗（“中

等國文典”的作者)、楊樹達(“高等國文法”的作者)他們,追隨落美英侵略者,也製造了“美英語法式的漢語語法”。後來,有一些人,雖則看清楚了祖國語文不是那麼一回事,加以改良,但是骨子裏,還是那一套。王鑒同志在“斯大林爲中國語言學界開闢了無限寬闊的道路”(見“科學通報”第三卷第七期。)裏說:“有人把西洋語法拿來套中國的語言。”這正是說明了這種情況。這種語法,對於“我擁護土地改革。”“我反對土地改革。”是一律看待的,認爲都沒有錯誤,這是“純技術”的,與社會鬥爭絕緣的,要不得的。這種語法,只在極少數的知識分子之間傳播着,連大學、中學的學員(甚至於中國語文學系的學員)都吸收不進去,工農兵羣衆根本沒有接觸過這種東西,也不需要這種東西。

毛主席指示我們:“語言這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功不可。”毛主席要我們學習人民的語言,尤其是工農兵羣衆的語言,要我們吸收古人的語言寶庫裏還有生氣的語言,要我們吸收外國語言中的好東西。(見“反對黨八股”。)

祖國的語法,中心點在於字眼的用法及造句的方法。

我們學習字眼的用法及造句的方法:指標是學習工農兵羣衆的語言;方法是“下苦功”,“多聽,多說,多讀,多寫”。

語文工作人員的任務,是廣泛地搜集工農兵羣衆習用的字眼的用法及造句的方法,“名家加工的語言”(見高爾基“論文學。”),同時吸收古人的語言寶庫裏還有生氣的東西及吸收外國語言中的好東西,“抽象”出一些規則來,好讓大家學習;同時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把這些字眼的用法及造句的方法,編纂“辭典”一類的東西,如“毛澤東語文辭典”,“魯迅語文字典”及一般的辭典(在現在,“水滸傳語文辭典”“紅樓夢語文辭典”“西遊記語文辭典”“儒林外史語文辭典”,都還很有用處。),使學習的人好做榜樣。

這本小冊子只是試作語法的說明,讀者發見錯誤及缺點,希望指正!

著者慧先記,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日

目 錄

序	1
第一講 語法是什麼？	1
一 斯大林的指示	1
二 語法是根據羣衆的習慣的說話、寫話的規律	2
三 我們要：(1)掌握字眼的用法； (2)了解造句的方法。	3
四 說話和寫話在本質上是相同的，運用上 有些不同。	7
五 語法要管到的東西	9
六 語法不要管的東西	13
第二講 爲什麼要學習語法？	17
一 語法在祖國的過去和現在	17
二 學習語法的目的：“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 爲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	18
第三講 字眼的用法與造句的方法	20
一 字眼的用法與造句的方法是不能分割的	20
二 向工農兵羣衆學習	25
三 吸收古人的語言寶庫裏還有生氣的東西	29
四 吸收外國語言中的好東西	34

第四講 字眼的用法37

- 一 字眼的發展37
- 二 學習哪些字眼的用法？37
- 三 “錯別字”要糾正46
- 四 學習簡體字53
- 五 古體字、俗體字、破體字，是些什麼？55

第五講 造句的方法57

- 一 造句的方法，從古到今，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基本上是一樣的。57
- 二 不要“少說”和“多說”58
- 三 不要夾雜“文言”，61
- 四 不要用沒有融化的外國話63

第六講 怎樣學習語法？65

- 一 一個萬試萬靈的祕訣——“四多”65
- 二 “用詞造句”的方法與標點符號66
- 三 經常查字典、辭典76
- 四 指出及糾正語文混亂現象的方法77

第一講 語法是什麼？

一 斯大林的指示

偉大的革命導師和卓越的社會科學家斯大林在他的劃時代的天才著作“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裏說：

“語言既是交際的工具，同時也就是社會鬥爭和發展的工具。”

“文法（詞形變化法，造句法）是詞的變化規則及用詞造句的規則的綜合。”（見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一日“人民日報”第五版，李立三譯。）

語言，是人們在社會中的交際的工具，它是全社會統一的、共同的，它對於社會中所有的人是同樣服務的，不管所有的人的社會地位怎麼樣。

同時，語言，可以替我們的三大敵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服務，也可以替我們今天的新民主主義、明天的社會主義和後天的共產主義服務，它是社會鬥爭和發展的工具。

祖國的語文【註一】，是沒有“詞的變化”【註二】的，所以祖國的語法【註三】只是“用詞造句的規則”。

在這本書裏，“用詞”，叫做“字眼的用法”；“造句”，叫做“造句的方法”，也叫做“造句法”。

我們遵循斯大林的指示，來說明祖國的語法。

【註一】 祖國的語文，指漢族的語文。因為祖國是一個民族的大家庭，漢族之外，還有許多少數民族；所以，我們在這裏說明一下。

【註二】 有許多國家和民族的語文，它們都有“詞的變化”（就是“詞形變化法”）的，如俄國語文、英國語文都是有的。柴門霍夫創製的“世界語”（Esperanto）是最典型的例子，它規定“名詞”的語尾是 o，“形容詞”是 a，“副詞”是 e，“動詞”是 i，as，os，is，us，u。

祖國的語文是沒有“詞的變化”的，就是沒有“詞形變化法”的。

【註三】 祖國的語法，指漢族語文的語法，也可以說指漢語語法。

二 語法【註四】是根據羣衆的習慣的說話、寫話的規律

我們的說話、寫話，是用一句一句的話，或者一句一句的句子【註五】集合起來的。一句一句的話，或者句子，是用一個一個的字眼【註六】集合起來的。

【註四】 這本書，是講祖國語文的語法的；這裏的語法，便是指祖國語文的語法。下面，我們盡可能不再講到別的國家和民族的語法；談到的時候，也加以說明。

【註五】 一句一句的話，杭州人叫“話語”，也很適當，但是不普遍，所以沒有採用。用嘴說話，它的單位叫做一句一句的話，用文字寫話，它的單位叫做一句一句的句子。在實質上，一句一句的話與一句一句的句子，是一樣的；在習慣上，普通都這樣分別的。這與後面講的寫話有關係，所以在這裏提到一句。

【註六】 我們所說的“字眼”，是指說話、寫話裏頭的一切字眼，不管它只有一個字，或者有兩個字，或者有好幾個字。比如，我，你，他，大，小；嘴巴，牙齒，鱗莖，蝴蝶，知了，夜叉，卡片；紙老虎，壞分子，宣傳部，公安局，蘇維埃，托辣斯；積極分子，勞動模範，戰鬥英雄，帝國主義，法西斯蒂：都是字眼。凡是在一句話、一句句子裏面作為連率用的字，都算做一個字眼。比如，生產是一個字眼，節約也是一個字眼，在一句話、一句句子裏面，生產節約連率用的時候，便算做一個字眼，不算做兩個字眼；又比如，思想是一個字眼，改造是一個字眼，思想改造連率用，也算做一個字眼。

在有些語法書裏，對於“字眼”，有的分稱為“字”和“詞”，有的分稱為“字”和“字眼”，有的分稱為“單音字”和“多音字”及“單音詞”和“多音詞”；恐怕讀者看到別的书裏的名稱，分別不清楚，所以在這裏說明一下。

李榮同志在“漢字的基本字彙”（見“科學通報”第三卷第七期，第四四九面。）裏說：“俄語 *СЛОВО* 這個字，相當於漢語的‘字’和‘詞’兩個字。”這正與這裏所用的“字眼”一樣。

我們用一個一個的字眼，都是根據羣衆的習慣的；用一個一個的字眼，集合起來成爲一句一句的話，或者句子，也都是根據羣衆的習慣的。

根據羣衆的習慣，用一個一個的字眼，集合起來，成爲一句一句的話，或者句子，這就是說話、寫話的規律，也就是“用詞造句”的規則，也就是語法。

所以，我們說，語法是根據羣衆的習慣的說話、寫話的規律【註七】。

三 我們要：

(1)掌握字眼的用法；

(2)了解造句的方法。

我們在上面說過，一個一個的字眼、一句一句的話或者句子，都是要根據羣衆的習慣的。

毛主席在“反對黨八股”裏指示我們，要我們學習人民的語言，

【註七】 “語法”，在一般人的腦子裏，是相當混亂的。現在通行的語法書，很多是“美英語法式的漢語語法”。在自學的工農幹部，看到這類語法書，覺得太難了，首先是一些“術語”(語法上的一些名稱)搞不清楚，感到無從下手。在小學裏，我們知道上海的一個小學，領導上報告從三年級起教語法(從三年級起教語法，大槪還是重點試驗。)，老師們感到非常困難，因爲老師們大多自己還沒有學習過語法，不知道應該怎樣教導同學。中學校，“語文課本”裏附着些語法，而且教學大綱裏也有語法，但老師們也大多自己都還沒有學習過語法，所以一般的沒有教學語法。王鑒同志在“斯大林爲中國語言學界開闢了無限寬闊的道路”(見“科學通報”第三卷第七期，第四二七面。)裏說：“學校裏的語文課上則往往根本不教語法。”據我們知道，在上海，中學校從這個學期起，已在作重點試驗，希望老師們在教學語法的實踐中摸索出一個方法來。所以，對於語法，最要緊的，我們以爲是要了解語法是什麼。

吸收外國語言中的好東西，吸收古人的語言寶庫裏還有生氣的東西。“人民的語言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特別是人民的語言要用功學習，人民語言中，又特別是工農兵羣衆的語言要用功學習。”

根據羣衆的習慣，掌握字眼的用法及了解造句的方法，這在我們知識分子，是一件艱巨的、長期的、細緻的工作。

這在工農兵大衆，是比較容易的，因為工農兵羣衆的政治水平高，他們了解語言是交際的工具，也是社會鬥爭和發展的工具，他們的肚子裏沒有“文言”【註八】和“外國語”【註九】的疙瘩（關於這一點，下面講到一些；我們在第五講裏要詳細地講。），就是沒有包袱，所以，工農兵羣衆可以比較容易地掌握及了解。

我們知識分子，第一政治水平低，而且，有些滿肚子“文言”，或者滿肚子“外國語”，或者多少了解一些文言或外國語，又捨不得把這個包袱丟掉，捨得的一時丟不光，所以，要我們知識分子根據羣衆的習慣，掌握字眼的用法及了解造句的方法，要比工農兵羣衆困難

【註八】 在舊社會裏，文字掌握在統治階級手裏，工農兵羣衆是連識字的機會都沒有的。統治階級及一般的依附統治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們寫話叫做“做文章”，運用的字眼是在羣衆嘴裏早已死去了的，在他們自己的嘴裏也早已死了的，他們抱住死字眼不放鬆，好叫羣衆看不懂，叫文化程度低些的也看不懂，他們運用的這些死字眼叫做“文言”（“文言”裏頭也有活字眼，這當然是我們的寶貴遺產。）。

【註九】 外國語，就是外國的語文，我們是應該學習的，比如現在學習俄國語文，我們可以從俄國語文裏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但在舊社會裏，一般的人，學的都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語文，在思想上裝滿了一腦子的帝國主義思想、資本主義思想；在語文上，他們不能吸收外國語文的優點移植到祖國來，使它消化，成為祖國的語文，反而裝了些“用漢語寫成的外國話”來，使語文增加了混亂現象。（當然，從祖國的語文史上來看，過去也有不少積極的知識分子，吸收了外國語文的優點，豐富了祖國的語文的。）

得多。

這裏，我們舉兩個例子來說明。林曦同志在“爲初步認識字的人們着想，把新聞、布告、法令等寫得更好懂一點！”（見“中國語文”一九五二年九月號，第三面、第四面。）裏說：

“……比如說，‘周恩來總理等到了莫斯科’，是多麼重大的一件人人關心的新聞。可是有好些報紙的大字標題，都是‘周恩來總理等抵莫斯科’。這一‘抵’，可把好多初步識字的人們給抵住了。‘抵抗’雖然學過，但‘抵’字作‘到了’講却是文言，實在不能了解。在這裏用‘抵’字而不用‘到了’顯然沒有什麼必要的理由。‘抵’字還是‘常用字表’上有着的字。還有些報紙、法令用了些像‘蒞臨’，‘日臻完備’，‘踰牆相從’，‘關詞’等生僻艱難的文言字眼。有的亂用文言典故，甚至弄出笑話，像把‘唾手可得’錯成‘垂手可得’。……白話和文言的重要分別之一在於虛字眼不同。可是隨便拿一份報紙、一張布告或法令來看，你就會發現字裏行間有不少文言的虛字眼，例如有‘已經’，‘因爲’，‘仍舊或仍然’，‘好像或例如’，‘越發’等白話字眼不寫，偏要寫作‘已’，‘因’，‘仍’，‘如或似’，‘愈’等文言虛字，把文章弄得半文不白，讀起來聽不懂，廣播起來得臨時翻成現代話。……除了亂用文言以外，還有一種亂用專門術語的現象，也是在語文上故意爲難羣衆。最典型的例子是法令文字和司法界中的‘法言法語’。……句子結構採用不必要的文言和歐化方式，也是不好懂的一個原因。……在‘美國侵略者正在極力扼殺朝鮮停戰希望’的時事漫談文章中，也用了一些不必要的文言語式，例如：‘濫施轟炸’，‘大施轟炸’，‘毫不隱諱’，……‘已愈加陷於孤立’，等等。這就會讓普通工人不容易唸通看懂。……”

曉雲、艾然兩同志在“不純潔不健康的譯文舉例”（見“翻譯通報”第三卷第一期，第五面、第六面。）裏說：

“……我所指的兩本小說，一本是‘崩潰’，一本是‘勞動’，……其中有許多古怪離奇的句子，我越讀越莫名其妙。……

‘兩眼遺失於遠遠從大河那邊升起的淡紫色地平綫的薄霧裏。’

(第一頁)

‘——他們用刺刀割碎，而固執不燃燒的小樹枝。’(第二頁)

‘藍色的大眼睛差不多與頭相平，因為近視纔讓他免去了兵役。’

(第八頁)

……”

上面舉的第一個例子，林曦同志主要地指出了一些知識分子喜歡用文言字眼及文言方式的句子結構【註一〇】，說“故意為難羣衆”。我們以為，林曦同志批評這些知識分子故意為難羣衆，還是客氣的話，實際上，這些知識分子是思想搞不通，自求脫離羣衆。第二個例子，“崩潰”和“勞動”的譯文是“用漢字寫成的外國話”，譯者看了外國話，連中國話也忘記了。

我們看了上面兩個例子，可以知道，一些知識分子，要掌握字眼的用法及了解造句的方法，要他們根據羣衆的習慣，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工農兵羣衆，他們沒有“文言”和“外國語”的包袱，那種“抵”“蒞臨”“日臻完備”之類的字眼以及用漢語寫成的外國話，是不會從他們的嘴裏或者筆底下說出來、寫出來的【註一一】。

那末，什麼叫做羣衆的習慣呢？

“語言是屬於人民的，人民是語言的創造者和使用者。”所謂羣衆的習慣，在今天的祖國來說，對於我們知識分子，最主要的是兩點。

第一點，運用的字眼，要羣衆看得懂。從消極方面來講，希望知識分子每個人都盡可能地丟掉文言裏用慣的字眼。新的字眼，在羣衆能夠懂得的範圍內，應該盡量運用，羣衆的理解力，是在知識分子之上的。

第二點，造句的方法，羣衆嘴裏有的方式，都可以運用；換句話

【註一〇】 句子結構，就是造句的方法。

【註一一】 在實際上，知識分子用文字寫話，會用出那些文言的字眼、文言方式的句子結構來，也會寫出“用漢語寫成的外國話”來，至於他們用嘴說話，一般的與羣衆一樣的。

講，羣衆嘴裏沒有的方式，不可以運用。從消極方面來講，外國話裏的句式【註一二】，在中國話裏沒有的，不可以運用。新的句式，假使羣衆能够懂，當然可以運用，但在事實上，祖國的語言的句式是極其豐富的。

我們根據羣衆的習慣，掌握了字眼的用法及了解了造句的方法，便是懂得語法了，懂得說話、寫話的規律了。

四 說話和寫話在本質上是相同的，運用上有些不同。

用嘴講話，叫做說話。用文字把話寫下來，叫做寫話。

“寫話”這個名稱【註一三】，一直到現在，還有個別的甚至部分的人還不能十分了解。

寫話，便是用文字把話寫下來。平生同志在“寫話教學法”裏說：

“‘寫話’的意思很簡單。‘寫’是寫字的寫，‘話’是說話的話。我們說的話，都可用字寫出來。有什麼話，寫什麼話；話怎樣說，就怎樣寫：這就是‘寫話’。”（見一九五〇年五月三版本，第一面。）

平生同志的解釋，清楚明白。

如上面所說，一直到現在，對於“寫話”，還有人不十分了解，尤其是部分中小學老師們。目前中小學，還有些老師對於“寫話”，還是叫“作文”；有的，表面上叫寫話了，骨子裏還是叫作文。中、小學老師們，還有對於寫話，思想上搞不通的。他們有很多的意見。有的以爲：話是只能講的，不能寫的。有的以爲：寫話是做不出好文章來的。有的以爲：寫話，有許多字是寫不出來的。有的以爲：寫

【註一二】 句式，就是句子的結構，就是句子的方式。

【註一三】 當“五四”時代，只是提倡“白話文”。據我們知道，提出“寫話”這個名稱的，最早的是平生同志。他在一九四五年，便在華中的“大眾報”上提出“寫話”的名稱，一九四七年寫成了“寫話教學法”。

話，連許多音都寫不出來的。他們的顧慮很多，因為顧慮很多，所以他們連試驗都不願意試驗。我們以為：這種顧慮是難怪的，他們在舊社會裏養成了“作文”的舊習慣，思想沒有搞通，業務上也有不夠的地方，所以一時是不可能把顧慮丟光的。

有的人，以為“寫話”是初學“作文”的方法。這種看法，也是不對的。初學的人固然要“寫話”，就是會寫的人，很會寫的人，如“文章家”、文藝工作人員，也要“寫話”，才能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

我們把寫話的方法及對於寫話的態度，都簡單地說過了，可以明白說話和寫話在本質上是相同的；這裏，我們說一說說話和寫話在運用上，有些不同的地方。

說話是用聲音與意義合一的話的，是從嘴巴到耳朵的，寫話是用聲音、意義與形體合一的文字的（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創造了民族形式的拼音文字，那末，只是聲音與意義了。），是從手到眼睛的。因為一個是用話的，一個是用文字的，所以說話和寫話雖則在本質上是相同的，但是在運用上有些地方是不相同的。

說話，一般是面對面的（如打電話，廣播，是並不面對面的。），所以，說話的時候，對於表達，可以用聲音的高低強弱來幫助的，也可以用姿勢來幫助的。

寫話，一般是傳達、傳久的，對於表達，便與說話不同了。寫話，可以運用標點符號，有的還可以靠圖畫來幫助（也有靠形體的大小，及用顏色來幫助的。）。

說話與寫話，環境也不完全相同。

說話的環境，高名凱同志在“漢語的語句”裏說：“有三種：（一）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對話人在談話；（二）有客觀世界的具體情況擺在眼前；（三）有上下文。”（見“語文學習”第十一期，一九五二年八月號。）

【例一】斯巴達克——你們來了多久了？

奴隸乙——三年多了。（見高級小學“國語課本”第四

冊第十二課“奴隸英雄”。)

例一中奴隸乙說的“三年多了”，因為是對話，回答斯巴達克的問話，所以不必說明“我們”，也不必說明“來了”了。

【例二】“客觀世界的具體環境也可以顯示我們說話的涵義。比如，早晨你從被窩裏鑽了出來，看見窗外有太陽，就說了一聲‘太陽’。這已經是一句子了，雖然你也可以說‘太陽出來了’。”（見高名凱：“漢語的語句”。）

【例三】“若是死時，我與你們同死；活時，同活。”（見“水滸”。）

例三，第二句是說“若是活時，我與你們同活”，因為上文的緣故，所以後面可以不說了。

寫話的環境，只有上下文了。

【例四】“親愛的同志們：
謝謝大家對我寫書的鼓勵。”

例四，因為是對同志們講話，所以“謝謝……”的一定是作者自己，不必寫了（寫也可以。）。)

但是，這些不同，只是方式方法上的不同，本質上仍舊是相同的。

五 語法要管到的東西

語法要管到的東西：

第一，語法要管到思想；

第二，語法要管到字眼的用法與造句的方法；

第三，語法要管到修辭；

第四，語法要管到標點符號；

第五，語法要管到錯別字。

第一，因為語言是社會鬥爭和發展的工具，“語言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是語言的基礎，是語言特點的本質”，所以，語法要管到思想。——不，不是語法要管到思想，語法是由思想領導的。